

《柏格》

角色

惠文（約35歲）

婆婆（約60歲） / 出版社總編（張姊、約60歲） 由同一位演員飾演。

丈夫（陳世寬、約35歲） / 作家（何語燦、約37歲） / 幼稚園老師（約35歲） 由同一位演員飾演。

第一場

（黑暗中，馬路邊的環境音下。）

惠文：（聲音）柏格，說老師再見，快點。（頓）大聲一點。（頓）再大聲一點！

（頓）你在跟誰說再見？說再見要看人家啊！

（上舞台發出一排微弱的光。）

惠文：（聲音）大聲一點！看著老師！你要看人家，不然不禮貌，不行，柏格，看著老師，對老師說再見，快點，說完再見，我們還要去接妹妹（頓）快點，柏格，來，昨天我們在家裡不是有練習過了？說再見要看人！頭抬起來，治療師說，一定要練習這個。要看人，看人的眼睛。

（上舞台那排光開始轉得刺眼，漸漸的，讓觀眾極度不適、睜不開眼睛。）

惠文：（聲音）柏格，你先看我，先看媽媽。看媽媽，你可以看媽媽一下嗎？抬頭，看媽媽，不要一直把頭低下去。（頓）我們昨天不是講好了？（頓）那就跟老師說再見，好不好？你剛剛那樣不算，你要看老師的眼睛，跟老師說再見，你記得嗎？我們有勾小指，你答應媽媽了，不是嗎？你答應媽媽了。（頓、語氣改變）老師，不好意思，治療師說，這個他一定要練習。抱歉。（頓）柏格，快點，看著老師、跟老師說再見。（口氣越來越急）快點！快點！快點！

（環境雜音開始變大，媽媽說話的聲音也跟著越來越大，到達震耳欲聾的地步。）

惠文：（聲音）柏格，你說再見的時候都不看人，你答應媽媽都沒有做到，你害媽媽把老師留在旁邊等你，等你說再見。柏格，看我！看老師，跟老師說再見！柏格！柏格！柏格！

（手機震動聲響聲下。）

（光線到最刺眼、聲音到最龐大時，光和聲音都瞬間消失。）

（惠文與老師站在舞台上、接起手機。）

惠文：（對手機）喂？對，我馬上過去，好，對不起，哥哥在托兒所這邊有點狀況，不會，已經.....快處理完了，對不起，馬上到。（掛手機）你看，大家都在等你，快點，跟老師說再見，快點、快點、快點！

老師：（打斷）柏格媽媽，早療的成果不見得馬上就有。

惠文：我都有照治療師的要求做啊。（頓）算了，我等一下再跟治療師討論，（對柏格）走，我們先去接妹妹.....。

（婆婆上。）

婆婆：柏格欸！老師好！

惠文：媽，你怎麼又來了？

婆婆：來接乖孫啊，柏格！看到阿嬤有沒有高興？有嗎？有嗎？惠文啊，你趕快去去接妹妹啦！不是說超時保母會加錢？

惠文：（頓、深吸一口氣）我要帶柏格去做治療。

婆婆：柏格哪裡需要做什麼治療？來啦，他我來照顧，你不要讓保母等，人家也有自己的生活啊，二十幾歲的小女生，說不定等一下要和男朋友約會。（蹲下）柏格，阿嬤帶你去吃剉冰，好不好？好不好啊？

惠文：媽，新店和板橋隔那麼遠，你那麼早起來批貨、收攤還要趕過來.....。

婆婆：轉一下捷運而已。（對柏格）來看你都不遠啦！

惠文：治療師都在等了，我們臨時取消，以後.....。

婆婆：妹妹也在等啊，不要讓妹妹等，我有看電視上專家說啦，大人如果每次都先照顧同一個，會對其他兄弟姊妹的發展不好，現在喔，男女生平等了，不能有那種過時的觀念。

惠文：我不是那個意思。

（手機震動聲響聲下、惠文接。）

惠文：（對手機）有了，對，我馬上.....馬上過去，好、好、好，那就算加上一個小時好了，不好意思，請問拖延費一個小時.....？兩百五，喔，對、對、我.....。

（翻找自己的皮包、找錢、發現皮夾是空的）

婆婆：（掏出一張千元大鈔）來啦，我先給。快點去接妹妹。柏格我晚一點送回去，（頓、對孩子）還是你今天想住阿嬤那裡？想嗎？想嗎？阿嬤明天直接帶你來上學，好不好？跟阿嬤一起坐捷運。

惠文：媽，柏格的狀況.....。

婆婆：（怒）他的狀況怎麼樣？他出生就是我在顧，我有把他顧到少一隻手、少一隻腳嗎？奇怪耶，那時候說工作忙，把小孩帶過來給我、我顧小孩顧到朋友都沒有、蛇皮都夯起來，現在一句說小孩要上學，連接放學都不讓我接？你會不會太超過啊？你們年輕人，不想養就推給爸媽、等到爸媽習慣了、小孩長大了，直接撿現成的，撿回去還來嫌東嫌西。小姐，孫子也是我的捏！我知道你是大作家，學問高、能力好，媽都知道，所以媽都讓你自由發展，你嫁來這麼多年，我有要求你盡到什麼做人媳婦的義務嗎？媽生活好不容易調整過來，你一句話，就想要把他搶走.....。

惠文：我們沒有搶他.....。

（手機震動聲響聲下。）

婆婆：來啦，錢拿去啦，趕快去接妹妹，你們剛買房子，能省一點是一點。（把錢塞給惠文、喊）柏格啊，不要跑啦，等一下阿嬤好不好？（下）

惠文：每次都這樣。

（燈光轉換，場景換成房間內。）

（惠文生悶氣。丈夫躺著滑手機。）

惠文：你媽每次都這樣！

丈夫：（滑手機）嗯。

惠文：（故意的）你媽！每次！都這樣！

丈夫：（繼續滑手機）給她一點時間啦。

（惠文轉過頭、瞪丈夫一眼。）

惠文：陳世寬！

丈夫：（放下手機、嘆一口氣）那個年紀的人，哪會知道什麼自閉症？

（惠文怒氣沖沖瞪著丈夫。）

丈夫：禮拜六還要回去吃飯，你不要鬧脾氣嘛！

惠文：要回去你自己回去，我要帶他們兩個回嘉義。

丈夫：你幹嘛？

惠文：你都只想到你媽，我爸媽多久沒看到孫子了？

丈夫：欸，我弟好不容易從美國回來，我媽煮一整桌，很累耶。

惠文：那就請她這禮拜不要那麼累，反正今天才禮拜三。

丈夫：所以是怎樣？我和我弟自己回去？

惠文：這樣有什麼問題嗎？自己的爸媽自己顧，你去顧你的、我回嘉義顧我的，孫子偶爾也應該要輪流一下。

丈夫：我媽又不是故意的，你有必要做到這樣嗎？

惠文：他不是故意的？她這麼會挑時間，其他天都不來，偏偏禮拜二和禮拜四來跟我搶小孩，你說她不故意？你問我，我才要問她咧！她有必要這樣嗎？奇怪耶，我們又不是不給她見孫子，我們小孩好不容易排到可以上早療課，她有必要嗎？啊你咧？你在乎嗎？陳世寬！小孩也是你的！陳柏格是跟你的姓你知不知道？我三不五時就要跟你媽在那邊鬥法、給你媽酸、在幼稚園門口鬧笑話給老師和其他家長看，你呢？你在哪裡？

丈夫：我就要加班啊。

惠文：每次都用這個理由。

丈夫：房貸一個月六萬多，我不加班，怎麼辦？

（沉默。）

惠文：小孩都不認識爸爸了，跟單親一樣。

（沉默。傳來嬰兒哭聲。）

惠文：我去看看。

丈夫：你不是說，妹妹應該要睡過夜？

（沉默、嬰兒哭聲持續。）

丈夫：睡覺。

惠文：妹妹這樣很可憐。

丈夫：我明天六點就要起床，我才可憐。

（哭聲漸歇。夫妻倆對望。）

丈夫：你看吧。

（頓。）

丈夫：我們公司有送全聯禮券、你拿回嘉義去給你爸媽。

惠文：哇！你有在觀察我爸媽喔，他們超喜歡逛全聯的耶。你不錯喔，難得。

丈夫：剛好看到。

（頓。）

惠文：你弟這次要回台灣多久？

丈夫：一兩個月吧。說論文要做一些田調。

惠文：不然明天晚上先叫他來我們這裡吃飯，我很久沒有看到他了。

丈夫：喔（打手機）他說可以，七點到？

惠文：看你幾點下班啊。

丈夫：好啦，我明天早點回來。

惠文：他現在住哪裡？

丈夫：他跟我媽說住我們這裡。

惠文：他跟男朋友一起住喔？

丈夫：你不要跟我媽.....。

惠文：我知道。

（沉默，丈夫滑手機。）

惠文：妹妹的尿布快沒有了，你下班去好市多買一下。

丈夫：嗯。

惠文：順便帶一隻烤雞，晚上跟你弟他們一起吃。還有，上禮拜回板橋，看到你媽那一罐小熊軟糖快吃完了，幫她買一罐。

丈夫：不要再買給她了，媽上個月被檢查出來，血糖太高。

惠文：還好吧，她偶爾跟柏格去吃冰而已。

丈夫：不行啦。

（沉默。）

惠文：柏格的事，你這禮拜一定要跟你媽講。

丈夫：我自己回去講喔？那我不敢講。

惠文：（重重拍打丈夫）你真的.....。

丈夫：（放下手機）你打我幹嘛？我真的啊，我吵不過我媽。不然你陪我回去。

惠文：哼。

丈夫：拜託啦！我媽也對你不錯啊，拜託啦！

惠文：（頓、眼眶紅）如果懷孕的時候.....如果我聽你媽的話，不要一直加班，我就不會發燒到四十度、就不會.....。

丈夫：她覺得我們怪她。

惠文：我是怪我自己。

（丈夫把手搭在惠文身上。）

丈夫：不是。

惠文：你怎麼知道？我們怎麼知道？

丈夫：就不是嘛！

惠文：如果是呢？如果是因為我.....。我每次去接柏格，看到其他的小孩，都在想，這個等一下要跟爸爸回公司、這個要跟爺爺去吃飯、那個應該會去才藝班學彈鋼琴

琴，每一個小孩都.....都高高興興的跟老師說再見，都.....都正常，他們都正常。

丈夫：現在正常，長大也不一定正常。

惠文：（又哭又笑）你不要亂講。

丈夫：我不會講話，怎麼講都錯。

惠文：至少你還知道自己講錯。

（嬰兒哭聲下。）

（惠文與丈夫對望。兩人僵持。）

丈夫：關燈，睡覺。

（燈暗，哭聲持續，一會兒，哭聲漸漸消失。）

（燈亮，惠文在另一個光區、抱著嬰兒安慰；丈夫一人坐在床上。）

（腳步聲下。）

惠文：（聲音）柏格？是你嗎？

（小男孩嚙諾的聲音下。）

（丈夫走下床，在黑暗中發聲。）

丈夫：你起來做什麼？回房間睡覺！快點，回去！

（小男孩嚙諾的聲音下。）

丈夫：回去啊！快點回房間！

（離開的腳步聲下。）

惠文：（嘆口氣、對嬰兒說）最後一次囉，明天晚上要好好睡覺，知道嗎？

第二場

（環境為惠文工作的出版社。）

（總編和作家正在對談。）

總編：檔期搭畢業季求職潮，大概押在明年六月，所以.....二月交稿？

作家：ok！時間滿充裕的。

（惠文端咖啡和蛋糕上。）

總編：這次的責任編輯，你們認識一下，這位是.....。

作家：彭惠文！

總編：你們認識？

（作家曖昧一笑，惠文尷尬、頓。）

惠文：何老師，加糖加奶嗎？

作家：我現在都喝美式。

總編：你賺到了，他是我見過最準時的作家，一般這種等級的，至少都要拖稿半年以上。

作家：控制狂性格，走偏一點就變成反社會。

總編：晚上一起吃飯？

作家：沒辦法，嘉義有個演講。

總編：只好下次了。我們惠文，政大中文碩士，拿過一大堆文學獎，她的第一本小說集，還上過潛力新人榜。

作家：讓你幫我挑錯字、排版，太委屈了。哪時候要出第二本書？我幫你寫推薦序。

總編：你也知道她出過書？

作家：上過排行榜的，我當然知道。後來怎麼……？

總編：她太忙了，當媽媽了。不過，反正你已經在這個圈子裡面了，總是有機會。

作家：總是有機會。

總編：你們談，我先去忙了。（下）

惠文：（遞合約）何老師，新書合約一式兩份，我們這邊都已經用印了……。

（作家瞪著惠文。）

惠文：怎麼了嗎？

作家：幹嘛啊你？

惠文：公事公辦。

作家：好好好，你繼續，請說完。

惠文：合約請老師過目，兩份都簽完以後，請把其中一份還給我們，老師如果想帶回去和團隊討論也沒問題。

作家：（接過、翻開其中一分的最後一頁、準備簽名）我哪有什麼團隊？

惠文：等一下！（翻合約）推廣活動的部份，老師都可以嗎？

作家：（頓）我和經紀人確認一下好了。所以你一直都在張姊這裡？

惠文：小出版社，就混口飯吃，跟你等級差很多。

作家：講這種話。我的書，你真的有讀過？

惠文：誰沒讀過？你那麼紅。《說話的藝術》、《心理專家教你怎麼應對》、還有一本蓮花什麼……寫用講話賺錢那本。

作家：《舌燦錢花》。

惠文：對。

作家：你覺得呢？

惠文：不錯啊。

作家：就這樣？（頓）好多業內人士都說我是出版界的寄生蟲，專門靠寫垃圾賺錢。像你這種，這麼會寫的，你才是真正的作家。

惠文：會寫有什麼用？還不是只出過一本書？根本沒人記得我。

作家：我記得。

惠文：你……你不要理那些人啦，那些酸民，他們都是嫉妒你，樹大招螳螂。

（頓。）

作家：你結婚了。

惠文：嗯。

作家：當初……。

惠文：吃蛋糕。今天早上人家送張姊的，基隆的吉田宇家，很有名。

作家：我剛出道的時候，也一樣到處送餅乾、送蛋糕。如果我有你的才華，就不需要做這種事。

惠文：才華有什麼用？懂得人情事故，重要多了。我們兩個，你看，現在差多少。

作家：你還是看不起我。

惠文：我是說真的。你這種能力，沒多少人有。至少，我兒子一輩子都不可能有的。

（頓）他有自閉症，到現在四歲多了，連話都不太會講。

作家：有早療嗎？我跟台大兒童心理的童醫師很熟，如果你需要.....。

惠文：（搶）需要！（頓、弱的）需要。

作家：（拿出手機）我們之前上節目有遇到，我傳個訊息給她。（打字一陣、把手機遞給惠文）寫一下你的手機號碼。（頓）沒別的意思。

惠文：好.....好.....。（接過、打字）

作家：（喝咖啡、皺眉）嗯！

惠文：太苦了嗎？

作家：習慣就不苦了。

（沉默。）

作家：至少，你的小孩永遠都會對你誠實。

惠文：這算是好事嗎？我送出囉！

（作家點頭、惠文送出訊息、遞還手機、作家接過，兩人碰觸時，相識一秒。）

作家：（溫柔的）惠文.....。

（作家點點頭、作家的手機突然響，惠文嚇一跳。）

（作家接過手機，站起，背對觀眾，開始講手機。）

（總編上。）

總編：合約簽了嗎？

惠文：還沒。

總編：那就好。

（作家結束通話、面露不安。）

總編：再來一塊蛋糕？

作家：（搖頭）不用了，謝謝。我突然有點事要跟經紀人見面，我們再聯絡。

（作家準備離開，被總編阻擋。）

總編：把合約留下來。

惠文：為什麼？

總編：何語燦，你的讀者都是年輕人，你誰不抄、去抄襲一個大學生的文章，抄就算了，你又留言恐嚇人家，搞到他找議員開記者會。你到底在幹什麼？

作家：我沒有。我承認我的留言是有點情緒，不過，那些東西真的是我寫的。我不是會做這種事情的人。

（頓。）

作家：你不相信我。

（頓）

作家：有多少出版社找我啊，張姊，我選你們出版社、作面子給你，現在.....。

總編：（搶）很謝謝你願意選我們。不過，我們出版社小歸小，還是有基本原則。合約！

（作家站起、往外走；總編想要阻止作家。）

作家：（轉身對惠文）你以為她會幫你出第二本書？還是，有朝一日，她會把總編的位子傳給你？

總編：你講這個幹嘛？

作家：（對惠文）你還是一樣天真。

惠文：我.....。

作家：（對總編）你的義氣，在業界也是很有名聲的。

（作家拿出合約、總編想要搶過、但作家快速的簽其中一份、簽完放手、讓合約掉在地上。）

作家：稿子我會準時交。（對惠文）保持聯絡。（下）

（頓。）

總編：市場的狀況這麼差，如果不是有點知名度，.....我們出版社要養這麼多人。

惠文：我懷第一胎的時候，你一直跟我說，千萬不能離開，離開以後，機會就回不來了。第五年了，張姊。

總編：我幫你出過第一本了。

惠文：所以是我的問題，都是我的問題。

（沉默。）

惠文：（撿起合約）我去把合約歸檔，副本一樣送會給法務，看他們怎麼說。

（燈光場景轉換。）

（影印機聲音下，惠文影印。）

（桌上散落著許多疊紙張、惠文分類紙張裝訂、丈夫則躺在一旁滑手機。）

丈夫：你不會辭職吧？

惠文：現在的我們，怎麼可能？

丈夫：你不要一直把工作帶回來。

惠文：就弄不完啊。

（沉默。）

丈夫：你的小說寫什麼？

惠文：怎麼突然問這個？

丈夫：你說你在寫第二本書，可是我連第一本都沒看過。

惠文：你有去找？

丈夫：嗯。不過都找不到，網路上也找不到、圖書館也沒有。

惠文：我的書太冷門了，不好意思喔。

丈夫：你寫哈利波特那種？

惠文：不是。

丈夫：不然金庸小說那種？

惠文：也不是。

丈夫：（頓）你不會寫我吧？

惠文：怎麼可能？我們那時候還不認識。

丈夫：反正我也沒什麼好寫的。

惠文：（頓）我寫鬼故事。鬼新娘。

丈夫：（頓、疑）騙肖。

惠文：鬼新娘復仇記。（按釘書機）鬼新娘會用釘書機釘老公的雞雞。

丈夫：不講就算了。

（沉默。）

丈夫：鬼新娘為什麼要釘老公的雞雞？

惠文：新郎外遇。

丈夫：才剛結婚，新郎幹嘛外遇？

惠文：所以結婚很久、生完小孩的就會嗎？

丈夫：我不知道。

惠文：（釘）你給我小心一點。（頓、停下手邊工作、嘆）我記得，我出第一本書的時候，我到印刷廠去，看一大疊一大疊的紙準備要裝訂，我就想說，哇，這種事情，真的要發生了。我們家裡從來沒有一個文化方面的人，到我，我有能出書、有能力靠寫字賺錢了。以後，如果書賣得很好，我就能賺更多錢，讓我爸媽把麵攤收掉，他們手上都是燙傷、腳上都靜脈屈張，天氣這麼熱，他們還要煮麵、還要洗碗。我以為，我會有第二本書、第三本書、會越來越出名，在越來越出名之前，我會在出版社裡面多讀一點書、擴展人脈。張姊那麼有名、那麼看重我，我一定可以……。

（沉默。）

丈夫：你好了沒？我想睡了。（翻身、繼續滑手機）我很累。

惠文：（翻白眼）最後一份了啦！（釘）你弟哪時候要介紹男朋友給你媽認識？

（哭聲下。）

惠文：說錯話了。

（哭聲停。兩人對望。）

（丈夫突然親惠文，想要求歡。）

惠文：欸？欸？怎麼會是這個發展？（推辭）你不是很累嗎？

丈夫：來嘛！好久沒有了！來嘛！

（柏格叫聲下。）

柏格：（聲音）啊！啊！啊！

（頓。沉默一陣。）

丈夫：做惡夢，不要理他。（繼續求歡）

惠文：欸，等一下啦！等一下啦！

柏格：（聲音）啊！啊！啊！

惠文：我去看看。

丈夫：你去也只是把他叫醒。

惠文：不行啦！

丈夫：（生氣）欸！

柏格：（聲音）啊！啊！啊！

丈夫：我看他根本故意的。

惠文：你自己的兒子耶！

丈夫：（嘖一聲，翻身躺進棉被堆裡）你只顧小孩，都不理我了。

（惠文瞪丈夫一眼，下。）

惠文：（急切的）世寬！陳世寬！

丈夫：幹嘛？

惠文：叫救護車！快點！

（燈暗。）

第三場

惠文：他是會有一些刺激的動作，都很輕微，像捏自己、很偶爾會撞頭。

丈夫：應該是，對。

惠文：如果人太多、或周圍的聲音太大，他會生氣，生氣的時候，反應就會比較劇烈，攻擊別人嘛，嗯.....我不記得。

丈夫：大概吧！

惠文：目前是還沒發生過自我傷害的狀況，這次.....。

丈夫：當然會有基本需求，廢話，人都要活下去啊。

惠文：我們就趁那個時間訓練他，像是他要喝水、或者想吃什麼東西，我會要求他講出來。我是比較有耐性，他爸爸.....。

丈夫：我不太管這些事情。

惠文：不過.....不過他對我其實也沒什麼依賴。（頓）我們之間，常常會有很多情緒角力，好像都沒辦法像一般的親子這樣互動，擁抱或者是親親，都沒有。

丈夫：我顧機台的時間很長，回家都很晚了。唉喔，我媽說我小時候也不太會理人，學講話也比較慢，不過後來也是能念到清大碩士畢業，是我老婆，個性比較緊張。

惠文：我們的相處模式.....？就一般夫妻的相處模式，我們有工作、兩個小孩，生活很忙碌。（頓）確定一下，這是給小孩的心理治療對喔？怎麼感覺都是我們.....都是我在談，小孩在（頓）在那裏吃餅乾、玩憤怒鳥。

丈夫：（打瞌睡、驚醒）嗯？是，是。最近加班比較多，我們公司的出貨旺季，請假也很不容易，今天來這一趟，我也是喬很久。

惠文：我婆婆不太願意小孩來這裡，今天是.....。

丈夫：我媽去進香。

惠文：神明保佑。

丈夫：你說溝通喔？

惠文：有阿，我們每天睡前都會聊一下。

丈夫：就我老婆講、我聽。

惠文：他嫌我話太多。

丈夫：跟我媽滿像的，他們都比較喜歡主導事情。女人講話，男人聽就好。（夾菜）（婆婆上。打丈夫的頭。）

婆婆：你怎麼問什麼都不知道啊？出這麼大的事情，你也不早一點告訴我。

丈夫：又沒什麼，是惠文太緊張。

婆婆：小孩的手包那麼一大包，我看是你不夠緊張！

丈夫：我小時候還不是一天到晚破皮流血？

婆婆：你能跟你兒子比嗎？你整天都在摔，不破皮才奇怪。

丈夫：我現在還不是好好的？喔！你們都一樣，太緊張，她還說要去給治療師矯正，還要去上那個什麼心理諮商課，一個小時兩千塊，拜託，我賺錢這麼辛苦。

惠文：我先生比較固執，可能也是沒辦法接受吧？這樣說起來，他好像沒有單獨帶過小孩子，都是我在hold。

丈夫：她們都回嘉義去了，不要一直聊他們啦，你讓我休息一下。

婆婆：小孩受傷還帶回嘉義，不要讓娘家人覺得我在虐待孫子。我等一下打電話給他們。（打丈夫頭）不要一直吃，留一點給你弟弟！我這一桌是為了他煮的。擺盤那麼漂亮，都被你破壞。

丈夫：喔！我很餓耶！你都對弟弟比較好。我好可憐耶，好可憐，到處被嫌棄。（夾菜）

婆婆：你弟弟咧？怎麼還沒回來？我來line一下他。我的手機咧？我的手機咧？（四處尋找）有沒有放在廚房？奇怪了。

惠文：我認識他的時候就是這樣，他不是什麼花言巧語的人。

婆婆：（對手機）親家母！是我啦！想說很久沒聯絡！不會，那是我們市場裡面最有名的肉粽，你們吃吃看，喜歡的話下次我叫惠文再帶回去給你們！有啦！有啦！有啦！都好。

丈夫：媽，這個蒸蛋沒熟。

婆婆：（對丈夫）你等一下，我在跟你岳父岳母講話，你是在.....。

丈夫：我想吃蒸熟的蛋，蛋沒有熟，好像流膿，很噁心。

惠文：吃的東西也很固定，我是說我老公，以前約會，都弄一模一樣的東西給他，他就非常高興了。算好相處，浪漫.....在他之前，我跟一個很愛搞浪漫的學長交往，結果被劈腿劈到全世界都知道。

丈夫：（拿起碗公，喃喃自語）我自己來蒸。

（丈夫手碰到碗公、被燙到、碗盤摔碎。）

（哭聲下，燈光瞬轉。）

惠文：（慌張喊叫）柏格！柏格！怎麼流那麼多血？（往前踩、被玻璃碎片刺到）怎麼滿地都是玻璃？（急切的）世寬！陳世寬！叫救護車！快點！（頓）你為什麼會在這裡？妹妹.....（狀作奔跑到嬰兒床旁邊、抱起嬰兒、嬰兒哭）妹妹，你有沒有怎麼樣？妹妹？妹妹？（檢查嬰兒、喊）陳世寬！快點！

（丈夫上，呆住。）

惠文：（檢查完妹妹，確定沒事，喃喃自語）沒事，好險。（兇）陳柏格！你幹什麼？你要對妹妹做什麼？你過來！過來！（走向前、又踩到玻璃碎片、哀號一聲）

丈夫：怎麼了？

惠文：你叫救護車了嗎？手機呢？

（丈夫呆住。嬰兒哭聲持續。）

惠文：（想把嬰兒推給丈夫）你抱著。

（嬰兒不願意離開惠文的懷抱。）

惠文：哎呀，你哥流血流成這樣，你不要來亂！

（惠文把嬰兒塞到丈夫懷中、嬰兒哭泣聲下。）

惠文：滿地都是玻璃，你們不要動！我去找手機。（衝下）

（婆婆所在處燈亮。）

婆婆：（對著手機）你弟弟沒回我捏，還是你也line他一下？

丈夫：他不理妳，怎麼可能會理我？

惠文：（拿著手機衝上）喂？我這裡是四川路二段三號四樓！我有一個小孩子受傷，流很多血，請你們馬上過來！（對丈夫）你木頭啊？不會哄一下妹妹喔？吵死了！

婆婆：你弟弟去哪裡？有沒有跟你說？

惠文：（對手機）什麼？我們自己去急診，我們.....。（頓）好，我知道了。（掛電話）

婆婆：禮拜三我有特別跟他講，今天要回來吃飯啊。欸，他會不會路上出什麼事？

（喊）阿寬！

惠文：我送柏格去急診室，我下去攔計程車，你把妹妹顧好。

（燈光瞬轉。）

惠文：（長沉默）你跟我說，他聽到妹妹哭，想要給妹妹看玻璃瓶，我覺得.....。（啜泣）

（婆婆盯著手機、坐下，嘆氣。）

丈夫：喔，還真的有跟我聯絡。（夾菜、邊吃邊喊）媽！媽！弟弟傳訊息，說今天他不會來了。（頓、喊）媽！

惠文：我們只是想要訓練妹妹睡過夜，從來沒想過，哥哥聽到她哭，會想到要去安慰她。

丈夫：我吃飽了。媽你不吃喔？菜很多耶，不然我包回去給惠文。還是我問惠文今天幾點的車，看她要不要來吃。（打手機、一陣）沒接捏。奇怪。

婆婆：（幽幽的）阿寬。

丈夫：惠文沒接手機。

婆婆：我有做錯什麼嗎？

丈夫：什麼？

婆婆：我一個人把你們養大，二十幾年，每天早上三四點就起床去批菜載菜，我做的哪件事情，不是為你們？你跟你弟弟，和人家那個爸媽都在的比起來，你們有少什麼？

丈夫：沒有啊。

婆婆：我也不懂捏，你弟弟從小那麼貼心，那麼優秀，可是，越長大，好像越不能跟我溝通.....現在，連回來吃個飯都不願意。我也是為他，多念他兩句，他就不高

興。幫他安排這麼多，他都不知道要感謝。我已經老了，再過幾年.....。如果他都是一個人，我怎麼放心得下？當媽媽都是一樣，多做還被嫌。

丈夫：你做什麼？

婆婆：就給他安排，跟阿滿的女兒認識一下。

丈夫：今天嗎？

婆婆：等一下。來這裡。

丈夫：（笑）難怪喔。

婆婆：難怪什麼？

丈夫：沒有什麼。我去洗碗。（轉身、下）

婆婆：你話講完啦！欸！（手機響、看到來電顯示）糟糕了啦！糟糕！（接手機）阿滿！你們下高速公路了喔？拍謝啦！我兒子突然有事情，可能美國那邊的教授叫他要怎麼樣，實在很拍謝，今天他沒辦法來了。對阿，教授很大，說如果不聽話，拿不到畢業證書。沒有沒有，你們還是來，我煮一大桌，歡迎你們來吃飯。我們還是可以聊，喔，妳女兒當老師的，工作穩定，很好捏！

惠文：我的工作狀況？你問這個做什麼？

丈夫：（洗碗）我才不要，尷尬死了，我又不會講話。

婆婆：你要丟我一個人面對阿滿一家人嗎？

丈夫：誰叫你都不先講？

婆婆：先講你弟哪會來？

丈夫：他當然不會來啊，我碗洗好了，我要回去了。媽，再見！

婆婆：欸！欸！阿寬！欸！

惠文：（拿起杯子，喝一口）領人家的錢，有什麼辦法？

婆婆：（接手機）這麼快？已經到門口了？好，我去開門。

（燈光瞬轉，進入惠文工作場域。）

作家：又見面了。（坐下）

惠文：（遞出杯子）美式。

總編：（轉身、拿著一疊紙）惠文，這份稿子校對好以後放我桌上，另外幫我訂下禮拜三的高鐵票，我要去嘉義參加文化局長的就職，記得報市政府的統編。

作家：張姊！

總編：（頓）這麼早到。

作家：我一向準時。

總編：也是。

惠文：我先回座位。（轉身）

總編：（坐下）語燦，張姊在這裡，鄭重的跟你道歉，我錯怪你了。這本書.....。

作家：惠文，你願意繼續當我的責任編輯嗎？

惠文：（頓、回頭）我？

（總編使眼色。）

惠文：好.....啊。

作家：已經簽約的書，我就一定交稿。你們知道我這個人。

總編：太好了！

惠文：所以.....。

總編：你們談、你們談，照舊流程走，我去忙了。（下）

惠文：（嘆、頓）我們對一下行程，依照老師的知名度，出席活動要發到記者應該滿容易的，說不定館方或學校自己就會發新聞稿，畢竟他們也很需要曝光度，所以，場次不用多，合約上面寫的三場以上，其實就是三場就好了。我們把活動辦得大一點，配合大學的就業博覽會活動，加上ig和臉書的廣告投放，喔，對，到時候可能需要老師在社群媒體上面幫忙宣傳一下，如果需要的話，我們這裡會先擬好格式，這些活動我們都會另外付費.....。

作家：我說我沒有抄襲的時候，你相信嗎？

（沉默。）

作家：我知道，我騙過你。

惠文：童醫師真的很好，謝謝。

作家：小事。如果你還是想出書，不一定要待在張姊這邊，我可以幫你介紹。

惠文：再看看吧，當作家的，有幾個能做到像你這樣？

作家：你就可以。

惠文：是嗎？

作家：如果你當初願意原諒我.....惠文，我一直知道你在這裡，我是主動來找張姊書的，說出來也不怕你笑，我.....。（走向前，想要握住惠文的手）

惠文：（縮）我已經結婚了。

作家：我只是想讓你知道。

惠文：（頓、站起）都已經來不及了，何老師.....學.....學長，當初，當初。當初，我差一點就離開這個世界了，我不接你手機、不回你訊息，是因為我要想辦法活下去。我爸媽只有我一個女兒，如果我.....為了他們，我休學回家一整年，好不容易才活下來。十年過去了，我都已經變成.....變成這個樣子了，我的生活.....我已經夠混亂了，你知不知道，我每天光要出門、光能踏進這個地方、賺那一點錢，我必須要耗費多少精神和力氣？然後，現在，十年以後，你，你看看你，你一點都沒有變，你還是當初那個樣子；跟我說的話，也是那麼甜蜜的話。可是你憑什麼？你憑什麼？你憑什麼跑來我工作的這個地方，跟我講這些話？

作家：是我虧欠你。

惠文：（頓）你幫我掛到童醫師，幫到我兒子，就都還清了。

作家：所以就.....這樣？我們之間，我.....。

（總編上。）

總編：晚上讓我請你吃個飯？第二次邀你，不能再拒絕。餐廳你指定。

作家：那我就不客氣了。（頓）阿德快炒怎麼樣？

總編：木柵那一家？那不是都大學生去的？

作家：我對那家店有特殊的情感。

總編：我們選貴一點的地方，我要好好向你賠罪。

作家：張姊都願意賞臉請我吃飯，我哪敢讓您多花錢？不然我請兩位，我們去喜來登？

總編：好吧，就阿德熱炒。你這麼會講話，不知道多少人中過你的計。

作家：惠文，一起去嗎？

（惠文頓、手機響、接起。）

惠文：不好意思。（對手機、驚訝）什麼？（掛手機）我兒子在幼稚園跟人家打架，我先走了。（收東西、衝下）

（頓。）

總編：阿德快炒，坐我的車？

（燈光轉換。）

第四場

（幼稚園辦公室裏頭，老師和婆婆正對坐交談。）

（惠文趕到。）

婆婆：你沒看手機？我有line你，叫你不用跑一趟。

惠文：媽妳怎麼也在？小孩呢？

老師：陳媽媽，您一開始沒接電話，柏格就說，他也記得阿嬤的手機號碼。

惠文：狀況怎麼樣？

婆婆：沒怎麼樣，小孩子打打鬧鬧。

惠文：我們柏格有跟人家打架？他打人？

老師：沒有，是他被別人打了一下……。

惠文：那就好。

婆婆：欸！惠文哪！

老師：我馬上就制止了。

惠文：我……老師都說他沒事了。

（頓。）

老師：過程大概是這樣，午睡起來以後，柏格發現自己的鞋子被其他小朋友動過，開始鬧脾氣。因為馬上就要上韻律課，我們必須趕快指揮小朋友把棉被收好，所以就沒有像平常一樣特別關心他，結果，他就把一個玩具箱推倒，其中一位小朋友的黏土作品被破壞，衝突就發生了。不過，後來老師有協調兩方小朋友都有認錯道歉，對方家長剛剛有透過電話對阿嬤這邊表達歉意，阿嬤也接受了。

婆婆：沒事啦！沒事。我以前帶他的時候，他三不五時脾氣起來，哭鬧啊這樣，都更嚴重。小孩子精力旺盛，讓他發洩一下就好了，就是離他遠一點啦，不然，有一次他在我那裡、打破一個時鐘，玻璃屑喔，到處噴，（指眉毛）還好在這裡，沒噴到眼睛。你們看，我這裡還有一個疤，有沒有看到，在這裡。

惠文：（傻眼）媽，你怎麼不說？

婆婆：他又不是故意的。

惠文：他從來沒有在外面摔過東西。

婆婆：（小聲）他不是故意的。（頓）沒.....沒事啦，就跟你說，沒事，沒事。他們都在裡面上課了，你回去上班啦，我等他放學。老師，我在你們辦公室坐一下可以喔？不會打擾到你？

老師：不會，這裡本來就給家長休息的。

惠文：我今天請假了，我也一起等。

（惠文坐下、婆婆想要再催促，惠文卻不為所動。）

（沉默。）

婆婆：老師，你下午不用上課喔？

老師：這節課是外聘的韻律老師來帶小朋友。

婆婆：對喔，剛剛講過。

（沉默，三人尷尬。）

婆婆：老師，你忙啦！

老師：沒關係，我等下一節課，還有半小時。

（沉默。）

老師：阿嬤，柏格在我手上頂多再一兩年，然後，他就要去上小學了。

婆婆：好快捏，我們柏格很幸運捏，遇到你這麼好的老師，這麼關心他。

老師：我有注意到，阿嬤每個禮拜二和禮拜四都會來接他放學。

婆婆：這兩天剛好比較有空，來看一下孫子。想說幫一下兒子媳婦。我兒子媳婦都很孝順，怕我太累，都還是說要自己來。我這個媳婦，很好對不對。老師，你要娶太太，就要娶我們惠文這種的.....。

惠文：媽！

婆婆：喔！抱歉啦！抱歉！老師已經結婚了喔？

（老師搖搖頭，尷尬一笑。）

婆婆：抱歉啦。

（頓。）

老師：阿嬤，柏格上如果再不接受早療，和同年齡的孩子發展差異會越來越大，小學之後，會更辛苦。

婆婆：連你也站在她那邊。（頓）我都忘記了，當初是老師你叫他去檢查，作那個什麼鑑定.....。老師，你一定要這樣管別人家裡的事情嗎？我們本來、本來都很好啊，小孩子很好、孫子也都很好。你為什麼要.....？（頓）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辛苦，我們忍耐下來，不要去管別人的事，就像我，我忍耐、忍耐、忍耐，忍耐到現在，日子就好過了。我都沒有去管別人的事情，也叫我的兒子，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好了。為什麼？老師，你為什麼要這樣？

老師：小孩在我手上，就是我的事情啊。

婆婆：不用，老師，我來擔，我做阿嬤的，從小顧他，他怎麼樣，我都可以自己擔起來。小孩子.....他長大就會好起來，我們好好來照顧他，他會正常。我大兒子以前也是這樣，可是，你看，還不是能娶到這麼好的老婆，生的小孩，好可愛，這麼可愛。他為了老婆小孩，都已經這麼累了，我們不要給他找麻煩嘛！上個

月，我大兒子跟我說，（頓、看惠文一眼）說他要跟我借個一萬五，前些日子加班比較少，怕房貸繳不出來。都要四十歲的男人，跟媽媽借這一點錢。

惠文：世寬.....怎麼不跟我講？

婆婆：這種事怎麼講？你要工作、又要顧兩個小孩，你們當初結婚，我就跟你娘家保證，房子一定會有。媽媽答應的、一定要做到。我也只有這兩個孫子，以後，我身上的錢也都是留給他們，我不缺錢，沒問題。（頓）我們本來都很好啊，為什麼？為什麼？老師，你不要管的話，我們都很好啊。

老師：阿嬤，你們.....你們現在也很好啊。（頓）柏.....柏格也很好啊，他每天.....每天來上學，都高高興興的，放學也高高興興的，要跟阿嬤去吃冰，他好高興。

婆婆：（笑）他喔，他剉冰吃一大碗，叫他不能吃了還要吃，吃到晚上一直尿尿。

（下課鐘聲響，小孩奔跑打鬧的聲音下。）

婆婆：小孩子笑得那麼開心，真的是很好捏鮑。

老師：點心時間，小朋友最開心。（站起）今天吃米布丁，我要去現場管秩序，不然會世界大戰。

婆婆：你先去忙、先忙，我們.....。

老師：你們坐，要看電視的話，自己切遙控器。（下）

婆婆：每天都有吃點心喔？這樣，我還帶他去吃冰。吃那麼多糖，對身體不好。

惠文：偶爾沒關係，米布丁沒什麼負擔。

婆婆：不行啦！你都不知道，現在小孩，有夠奸。有一次，你們兩個都去加班，叫我來照顧他，記不記得？那次喔，你們幫我買那個好市多的小熊軟糖，他趁我不注意，爬到櫃子上去拿來偷吃；自己偷吃、還分給妹妹，有夠大方，要不是妹妹吃剩，我都沒發現。（頓）你們把他教得很好，比我還會教，他這麼小，就知道要顧妹妹，光這一點，贏他老爸不知道多少。

（沉默。婆婆拿起遙控器開電視。）

（新聞報導聲響下。）

（燈光轉換，新聞事件投影、聲響下。）

新聞聲：作家何語燦遭到指控抄襲事件出現大逆轉。上週，中州科大的兩位學生在議員陪同下召開記者會，指控作家何語燦新書《不是我要挑你語病》裡面，有兩個關於勞基法的笑話，實際上出自於學生在校外實習的經歷，這段經歷早在前年三月就發表在網路上。然而，何語燦不但不承認抄襲，反而留言恐嚇要告兩位學生。沒想到，經過一個禮拜，學生出面坦承這項指控是受到系上張姓教授指使所為，張姓教授對於何語燦搶走自己耕耘數年的專欄一事懷恨在心，就以成績作為威脅，要求學生公開污衊對方.....。

（婆婆轉台，連轉幾台，關電視。）

婆婆：才三點多，沒什麼好看的。

（沉默。）

婆婆：你回嘉義，沒有多住幾天？

惠文：禮拜一就要上班。

婆婆：這樣喔。（頓）我有跟阿寬講，以後你要回娘家，他應該要跟著一起回去。夫妻兩個人，還是要在一起比較好啦；兩個人一起顧小孩，也比較不會那麼辛苦。

惠文：媽你也常常幫我們顧那兩隻。

婆婆：我沒關係，我不要去擺攤就好了。

（沉默。）

婆婆：阿寬說，你們有跟弟弟吃飯喔？

惠文：有。

婆婆：他有帶其他人一起去嗎？

（沉默。）

婆婆：想起來，我也是很對不起那個老二。阿寬是長孫，從小，過年的時候，阿寬就比弟弟多領好幾包。他們阿祖還在的時候，桌上的雞腿只能給阿寬吃，弟弟碰一下，就被打。可能是這樣啦，弟弟大學的時候就跑到南部去、當完兵就出國，有多遠跑多遠，每次叫他跟我回去掃墓，他死都不願意。這些事，他不曉得還記不記得？（頓）應該是都記得啦。（頓）老二也是要照顧捏，他夾雞腿被打的時候，我都不敢講話，我也沒辦法，一個女人家，老公剛死掉沒半年，還沒出去擺攤、要靠阿祖開口，叫他們一人出一點，來給我們救濟。我就只能在旁邊，看弟弟哭、看哥哥坐著吃雞腿。（頓）做女人的，還是要像你這樣，有讀書、有工作、就算突然怎麼樣，也不用看人臉色。自己的小孩、可以自己養得起。女人要獨立、要獨立一點。（頓、艱難的）可是.....可是，我看妹妹，她好像.....好像有時候會很想要給大人抱一下。（頓）你常常跟我說，柏格要學會獨立、要能自己面對問題；我就在想，那妹妹呢？妹妹長大以後，不知道會變得多獨立？會不會像她叔叔，飛得那麼遠，跟家裡的人，一年都見不到一兩次面？

（丈夫匆匆忙忙上。）

婆婆：阿寬？

丈夫：喔！你們都在！現在是怎樣？柏格呢？

惠文：沒事了啦，你怎麼跑出來？

丈夫：我接到手機，老師.....。老師人呢？

婆婆：在發布丁。

丈夫：布丁喔，我也想吃布丁。

婆婆：你在那邊.....。

惠文：好啦，我買給你吃。

婆婆：這麼好？

惠文：布丁沒關係啦，我也想吃。

婆婆：等一下大家一起去吃剉冰，剉冰也可以加布丁。

丈夫：媽快得糖尿病了，不行。

婆婆：我沒有，你不要亂講。你不要亂翻我的健康檢查報告。

丈夫：你自己要放在桌上，怪人家不要亂翻。媽你不能吃那麼甜，對身體不好。還有啦，你手指甲裂掉那個，這麼久都不好，叫你看醫生都不去看。

婆婆：沒辦法，擺攤一直碰到水，本來就會好比較慢，擦藥膏就好了。

丈夫：你就休息嘛！

婆婆：客人怎麼辦？

丈夫：客人一天不買菜不吃菜不會死，身體不好才會死，你如果死掉了，我多傷心？

婆婆：呸！亂講！

丈夫：我哪有亂講，不然你死掉我不傷心嗎？我會傷心、惠文也會傷心、弟弟也會傷心、柏格也會傷心、妹妹也會傷心。所以，有病就是要承認，像我們柏格，明明有病，你都不承認，啊就是有病嘛！有病就要去看醫生。跟你講你都講不聽。害我要擔心你，也要擔心柏格。弟弟也很擔心你，你知不知道？

婆婆：（頓）好啦，我會去看醫生啦。有病的，都趕快治一治，以後比較不會有問題。

（下課鐘響、小孩哄鬧聲下。）

婆婆：（深沉的）我知道了啦。（站起）我先來去。

惠文：媽！（頓）我們.....先一起去吃冰？

婆婆：（感動的）好.....好.....好。

丈夫：不行！我難得請到假出來，我要帶媽去看醫生。惠文，你接完柏格去接妹妹，接完妹妹帶柏格去做語言治療。我帶媽去亞東醫院掛號。媽，你健保卡有沒有帶？（頓）沒帶？這麼重要的東西怎麼不隨身帶？你如果出車禍還是心臟病發怎麼辦？沒健保自費很貴捏！我現在欠那麼多錢，沒錢幫你付手術費。算了，我叫弟弟去幫你拿。（打手機）快點接，快點。接通了。弟弟！你在哪裡？什麼叫你不方便講話？你男朋友怎樣？我不管啦！你男朋友那麼難相處，跟他分手算了，媽比較重要。你先聽我說！媽要去看醫生，她沒帶健保卡，所以你回家去拿，健保卡放在鞋櫃上面，你知道鞋櫃上面嗎？知道喔。放在那個白色小兔兔的籃子裡面，拿到以後，坐捷運來亞東醫院，你知道亞東醫院嗎？在亞東醫院捷運站這裡，捷運站出來，有一個醫院.....。

（丈夫邊講手機時，燈光轉換。）

尾聲

（丈夫拿著惠文的書，上。）

丈夫：（斷斷續續的念書）清晨的陽光啃.....啃蝕著殘存的月暈，夜色將盡，酒意卻仍不受規訓。迷茫之中，他眯著眼瞅向獨坐在公園彼岸的她。目光相撞的那一.....一瞬，他們便認.....認出了彼此。啊！世界上有多少人，他們分別遇到過多少悲歡.....離合，此時此刻，他們都繞過大半個地球，卻終於能身處一地。在這個日常不過的微寒清晨，他們再次相遇，同為天涯.....淪落人，卻也是千里來相會的有緣之人.....。（頓）寫什麼東西？什麼鬼新娘釘小雞雞？騙人。（喊）惠文！你騙人，你寫的不是鬼新娘，是.....（喃喃自語）是什麼，我也看不懂。（喊）

惠文！你寫什麼？我看不懂啦，這是什麼？你寫這個，是我嗎？你寫我喔？我沒有去公園喝醉酒啊！奇怪耶，亂寫，亂七八糟，奇怪耶.....。

（燈光轉換。小男孩嚙諾的聲音下。一陣子以後，嬰兒笑聲加入。）

（小男孩嚙諾聲逐漸轉為旋律簡單的兒歌，一遍又一遍的持續著，直至燈全暗。）

--劇終--